

“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范柯 张煜

摘要:通过文献阅读,结合“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实践,构建了“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假设模型,模型涵盖个体特征、学习环境、交互程度、学习成就、课程满意度五个因素。在假设模型的基础上编制了满意度影响因素量表,并对参与“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的4个班级,共计123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各因素的影响作用以及各因素对课程满意度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中,个体特征和学习成就对课程满意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交互程度和学习环境对课程满意度虽无直接影响,但会通过其他因素对课程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最终的实证研究结果可对“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满意度

1 引言

得益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在线学习(e-learning)成为越来越多学习者的选择。因其极大地增加了学习的灵活性(摆脱了学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且为学习者带来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在线学习逐渐成为解决以往课堂教学过程中许多疑难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单纯的在线学习也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在线学习对硬件设施(网络、设备等)有一定的要求。其次,学生在线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互,学生和学生之间也缺乏互动。与此同时,在线学习是一个虚拟平台,学生在进行学习的过程中还会遭遇孤独(isolation)、沮丧(frustration)、困惑(confusion)、焦虑(anxiety)和恐慌(panic)等负面情绪^[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把传统的面授教学和在线学习结合在一起的混合式教学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有关混合式教学比较公认的、宽泛的定义就是“在线学习与面授教学的混合”^{[2]13}。当然,对于混合

作者简介:范柯,男,上海杉达学院基础教育部讲师,文学硕士,邮箱:kfan@sandau.edu.cn;张煜,女,上海杉达学院基础教育部讲师,翻译硕士,邮箱:yizhang@sandau.edu.cn。

式教学概念的理解不应仅限于此,也不应仅停留在简单的线上线下混合这一物理特性维度,当前大家对混合式教学的理解更多落到学生视角,强调以学生为中心^{[2]14}。但是,只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也不够合理,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凸显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的相互结合也是一种混合(blending)^{[3]3}。混合式教学(blending learning 或 blended learning)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数字化或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既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特性,两者结合才能获得最佳学习效果^{[3]1}。

“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是面向非英语专业大一、大二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课,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实践性较强。在该课程的以往教学过程中,每个班级一般都是由一名中教或外教独自承担起整个课程,其授课形式基本上都是采取课堂教学的形式。在听力教学部分,学生需在课堂上完成教师安排的听力练习,该过程常以“学生被动听—教师校对答案”的形式进行,对教师语言讲授的依赖程度不高,也未能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而在口语教学部分,师生间需要进行频繁的实时互动,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输出观点、主动表达,并对其用语及观点进行实时反馈,但学生课下很少自主进行口语练习。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真正的听说能力提高得有限。要想真正提升学生的听说能力,应首先基于学习方式的改变^[4]。而混合式教学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如果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中使用混合式教学,将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课堂的主体是学生,学生学习的满意度意味着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认可和接纳程度^[5]。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满意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为了测量影响学生学习满意度的因素设计了多种指标。在传统课堂学生满意度的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将教师、教学环境、学生学习投入和教学效果等维度作为构成高校学生学习满意度评测体系的框架^[6]。混合式教学由于其形式与传统课堂教学存在差异,其学习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有学者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将混合式教学情境下的学生满意度分为计算机自我效能感(computer self-efficacy)、系统功能(system functionality)、内容特征(content features)、互动(interaction)、学习氛围(learning climate)、表现预期(performance expectations)等维度指标,进而分析混合式教学学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7]157}。有研究者将混合式教学的学习满意度影响因素分为学生维度、教师维度、课程维度和技术维度^{[8]20}。也有研究者基于“全视角学习理论”提出了混合式教学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并分析了各因素之间的关系^{[9]107}。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大学英语听说”课程特点,构建了“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这一假设模型,分析影响“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学生满意度的各项指标,以及模型中各指标之间的内在关系。

2 研究模型

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笔者对 4 个班级(共计 123 名学生)的“大学英语听说”课程

采取了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将移动学习终端 U 校园自主学习平台和面授课堂相结合,既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又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16 周的教学周期共涉及 8 个单元的内容。在听力部分,教师通过 U 校园自主学习平台提前设置各单元的学习时段,在各单元截止时间之前,学生可根据自身需求及安排,自主完成相应的听力练习。其间,教师可通过后台监控学生的听力时长、完成率、练习成绩等学习情况。每单元结束后,教师会发布相应的听力测试,批改后会及时给予学生反馈。学生在整个过程都可以通过 QQ 群与教师进行沟通。在口语部分,原计划进行线下面授,但因疫情影响,改为在规定时间内直播面授。除师生上课地点不同外,上课内容及要求与传统线下课堂一致。除了能够在课堂上与教师进行实时互动、锻炼口语能力,学生还可在 U 校园平台上通过完成相应的口语练习,巩固课堂上学到的内容。该课程采用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听力部分和口语部分各占期末总评成绩的一半,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研究所用混合式教学学生总评分值组成

听力部分		口语部分	
口语学习平台成绩	20%	出勤和作业	10%
作业(包含小组作业)	20%	课堂活动参与与表现	20%
6 次随堂测验	10%×6	期中考试	30%
		期末考试	40%
总计	100%		100%

根据“大学英语听说”课程的具体情况,并结合之前的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研究^{[8]52.[9]108}所使用的模型,构建了“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假设模型(见图 1)。这个模型涵盖“个体特征(personal feature)”“学习环境(learning climate)”“交互程度(interaction)”“学习成就(learning achievement)”和“课程满意度(learning satisfaction)”五个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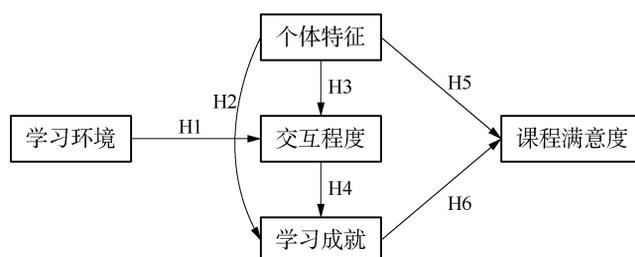


图 1 “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假设模型

在此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基础和课程特性,提出了 H1~H6 六个研究假设。传统课堂基本都是在教室里进行的面对面教学,学习环境较为单一。而混合式教学突

破了教室的限制,它是一种由传统面对面教学和以电脑等为媒介进行的教学相结合所构成的学习环境^[10]。在这一环境中,学生不仅可以在约定时间地点与同学、教师进行面对面互动,还可通过技术媒介,不分时间地点进行生生或师生互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常在语音教室进行,互动的空间和时间都较为局限。而参与混合式教学的学生还可通过智慧树、U校园、钉钉、微信、QQ等技术媒介与同学和教师进行文字、语音、视频的沟通,互动不受时空限制,且渠道更为多元。基于此,提出 H1 假设:学习环境对交互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在知识构建和情绪产生的过程中,个体特征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9]109}。那些相信自己对课程做好充分准备,并且对自己的学习技能充满信心的学生更愿意积极主动地去学习,他们往往会取得更好的成绩^[11]。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的混合式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听力部分,自主学习是学生主要学习方式,学生需按事先设定的时间点自主完成在线听力任务,在此过程中,个体特征所发挥的主体作用更突出。基于此,提出 H2 假设:个体特征对学习成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无论是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还是混合式教学模式,学习者都无法离开各种交互活动而进行孤立的学习^[12]。学习者是交互活动的关键人物,是推动交互活动开展的主要力量。而且,由于个体差异,每个学习者在交流协作等方面的特点都是独一无二的^[13]。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的混合式教学中,学生既要与同学、教师进行人际互动,还要与线上交流平台进行学生—平台互动,并通过线上平台完成学习任务。交互行为可以使学生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交互程度越高,学生的学习愿望会越强烈,也能够在混合式学习上花更多时间,从而更好地促进混合式学习任务的完成^[14]。基于此,提出 H3 假设:个体特征对交互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4 假设:交互程度对学习成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个体差异会导致不同学习者对于学习过程具有不同的主观感受和学习体验^{[15]38}。比如,学生的学习动机越强,其学习满意度越高;学生对于自己能否完成学习任务以达成预期学习目的的信心越强,其成就感越大,学习满意度也越高^[16]。此外,以往研究还显示,在混合式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成就会影响其学习满意度。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满意度最高。而且,比起传统课堂面授,他们更喜欢混合式教学模式;相反,成绩最差的学生对于混合式课程的满意度最低,他们也最不愿意再次参加混合式教学^[17]。基于此,提出 H5 假设:个体特征对课程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6 假设:学习成就对课程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量表设计

结合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相关文献中的量表题项^{[9]109,[15]40}对本研究中的问卷题目进行了改写,最终所获得的问卷题项表述和各维度指标的对应关系如下:

(1) “个体特征”由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如我认为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学习过程中,充满信心会提高我的学习满意程度,SE)和学习动机(learning motivation,如我认为学习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的学习动力比较大时会提高我的学习满意程度,LM)两个指标反映,主要代表学习者本身所具备的学习特征。

(2) “学习环境”由课程环境(course climate,如我认为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平台提供实时分析自己学习过程的数据会提高我学习的满意程度,CC1;我认为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平台将自己参与课程学习活动的过程记录下来会提高我的学习满意程度,CC2)和课程弹性(course elasticity,如我认为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可以利用自己的零散时间进行学习,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能完成学习任务的课程要求就会让我比较满意,CE)两个指标组成。此维度主要反映学习者在参与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时受线上直播面授和线上的学习、作业和交流平台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3) “交互程度”由师生互动(teacher-students interaction,如我认为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教师和学生的及时交流沟通会提高我的学习满意程度,TSI)、生生互动(students-students interaction,如我认为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同学之间的交流、讨论及协作会提高我的学习满意程度,SSI)和学生—平台互动(students-platform interaction,如我认为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能够良好地操作学习平台会提高我的学习满意程度,SPI)三个指标反映,主要反映学习者和混合式教学环境的交互状况。

(4) “学习成就”由学习者的知识(knowledge,如我认为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知识水平——词汇、文化背景等的提升会提高我的学习满意程度,K)、能力(ability,如我认为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学习能力——自学能力、时间安排能力等的提升会提高我的学习满意程度,A)和态度(attitude,如我认为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会提高我的学习满意程度,At)三个指标构成,主要表现为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在各层面成就的获得过程。

(5) “课程满意度”由10个针对“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各环节之满意程度的问题组成(具体见附录),量表整体构成如表2所示。基于满意度假设模型的五个因素,共设计了21个题项,采用利克特五点量表法进行测量,1代表非常同意;2代表同意;3代表一般;4代表不同意;5代表非常不同意。

表2 “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量表维度指标

维度	题序	指标	编码	参考文献
个体特征 (personal feature)	PF1~PF2 (2题)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SE	文献[15]40
		学习动机(learning motivation)	LM	
学习环境 (learning climate)	LC1~LC3 (3题)	课程环境(course climate)	CC1 CC2	文献[15]40
		课程弹性(course elasticity)	CE	

(续表)

维度	题序	指标	编码	参考文献
交互程度 (interaction)	I1~I3 (3题)	师生互动(T-S interaction)	TSI	
		生生互动(S-S interaction)	SSI	
		生-平台交互(S-P interaction)	SPI	
学习成就 (learning achievement)	LA1~LA3 (3题)	知识(knowledge)	K	文献[9]108
		能力(ability)	A	
		态度(attitude)	At	
课程满意度 (learning satisfaction)		LS1~LS10 (10题)	LS	文献[8]111

3.2 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为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参加“大学英语听说”课程学习的学生,涵盖4个班级,共计123人,问卷在课程结束后发放,最后回收有效问卷117份,有效率为95.12%。

3.3 统计方法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所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该方法由于能够克服线性回归造成的测量错误,并且可以同时估计多个因变量,因而在社会科学各研究领域中有广泛的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有两大主流技术,分别为共变数形式结构方程模型(covariance-based SEM,主要由LISREL和AMOS等统计工具操作)和变异形式结构方程模型(variance-based SEM,主要由PLS作为其统计工具)。前者的分析目的主要在于检测理论的适用性,后者则侧重于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具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本研究旨在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且检测样本结果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研究采用变异形式结构方程模型中的PLS-SEM(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来进行统计和检验。

4 研究结果

4.1 模型的检验和修订

为对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使用SmartPLS 3.3.2软件对该模型展开分析。在这一分析结果中,“H2:个体特征对学习成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假设的检验结果($T=1.913 < 1.96, P=0.056 > 0.05$)不满足检验显著性的参数标准。因此,删除此假设路径,并对修订后的模型进行重新检验。重新检验后的结果显示,学习环境对交互程度($T > 1.96, P < 0.001$)、交互程度对学习成就($T > 1.96, P < 0.001$)、学习成就对课程满意度($T > 1.96, P < 0.001$)、个体特征对交互程度($T > 1.96, P < 0.01$)、个体特征对课程满意

度($T > 1.96, P < 0.05$)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假设模型路径关系检验表

假设	路径	假设关系	T 值 (修订前)	假设成立与否	T 值 (修订后)
H1	学习环境(LC)→交互程度(I)	正向	4.839***	成立	4.694***
H2	个体特征(PF)→学习成就(LA)	正向	1.913	不成立	—
H3	个体特征(PF)→交互程度(I)	正向	3.199**	成立	3.119**
H4	交互程度(I)→学习成就(LA)	正向	5.964***	成立	48.456***
H5	个体特征(PF)→课程满意度(LS)	正向	2.399*	成立	2.456*
H6	学习成就(LA)→课程满意度(LS)	正向	4.934***	成立	5.044***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4.2 模型解释力(R^2)

通过对修订后的模型进行重新计算,得到各部分的 R^2 值,具体如表 4 所示。从表 4 中不难发现,交互程度、学习成就和课程满意度的可决系数 R^2 分别为 0.827、0.876 和 0.854,均大于 0.75,表明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较高的解释能力,即“学习环境”和“个体特征”能较好地解释“交互程度”,“交互程度”能较好地解释“学习成就”,“个体特征”和“学习成就”能较好地解释“课程满意度”。

表 4 结构模型评鉴检定表

假设	路径	R^2
H1	学习环境(LC)→交互程度(I)	0.827
H3	个体特征(PF)→交互程度(I)	
H4	交互程度(I)→学习成就(LA)	0.876
H5	个体特征(PF)→课程满意度(LS)	0.854
H6	学习成就(LA)→课程满意度(LS)	

4.3 各因素之间影响效果分析

经过一系列检验、修订和评鉴,最终确立了“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学生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2),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影响因素之间的路径系数及其 T 值(见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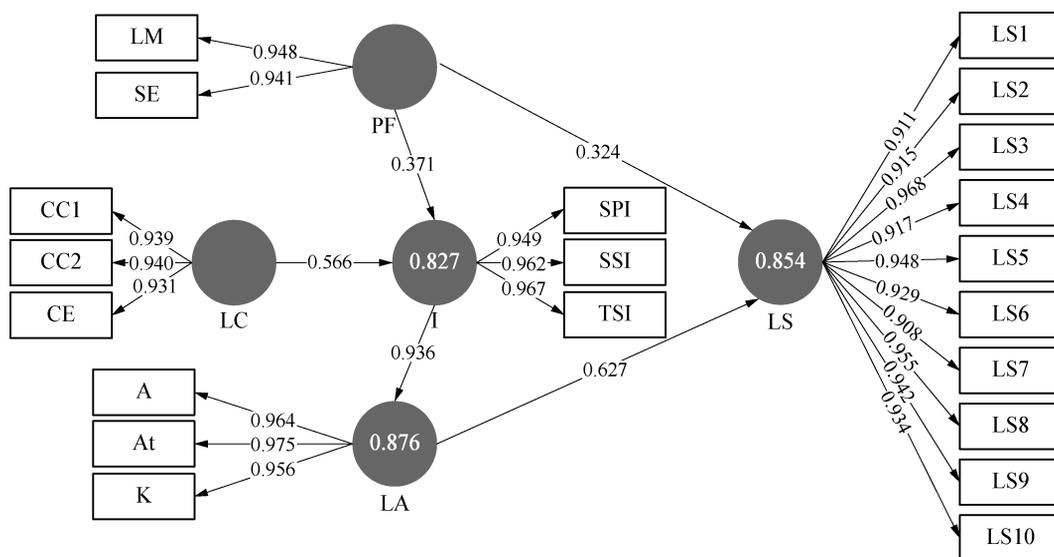


图 2 “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学生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

表 5 “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受各因素影响效果表

因变量	自变量	影响效果(路径系数)			T 值
		直接效果	间接效果	整体效果	
学习成就(LA)	交互程度(D)	0.936		0.936	48.456***
	个体特征(PF)		0.347	0.347	3.072**
	学习环境(LC)		0.530	0.530	4.761***
交互程度(D)	学习环境(LC)	0.566		0.566	4.694***
	个体特征(PF)	0.371		0.371	3.119**
课程满意度(LS)	个体特征(PF)	0.324	0.218	0.542	4.346***
	学习成就(LA)	0.627		0.627	5.044***
	交互程度(D)		0.587	0.587	5.320***
	学习环境(LC)		0.332	0.332	3.283**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由表 5 可知,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中,各条路径对于所指向的变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学习成就”这个因变量,“交互程度”“个体特征”和“学习环境”都对其有直接或间接的显著影响,影响效应的强弱为:交互程度(0.936) > 学习环境(0.530) > 个体特征(0.347)。“学习环境”和“个体特征”对“交互程度”也分别存在显著影响,影响效应的强弱为:学习环境(0.566) > 个体特征(0.371)。对于“课程满意度”这一变量,其他四个变量都对它有直接或间接的显著影响,影响效应的强弱顺序为:学习成就(0.627) > 交互程度(0.587) > 个体特征(0.542) > 学习环境(0.332)。

5 结论和建议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学英语听说”课程特点,构建了“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假设模型。以此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针对“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影响效应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得到如下结论和对应的反思建议。

(1) 尽管交互程度对学生课程满意度并未产生直接影响,然而其却能通过学习成就对课程满意度形成较强的间接影响。这也就表明,推动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平台间的交互,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是提高混合式课程满意度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中,生生互动主要产生于完成小组任务时。但个别学生对参与小组任务持消极态度,不愿与同伴交流,任务完成质量较差,进而影响小组整体成绩。故教师在设计任务时要注意任务的趣味性;在任务布置之初,可指派小组长建立小组工作交流群,统筹安排小组任务,明确分工,让每个学生都参与任务中。在师生交互方面,教师能够提供及时且具有个性化的反馈,将有助于加强师生间的联系^[18]。在“大学英语听说”课混合式教学听力部分的学习中,老师只负责布置任务、批改作业、听力测试以及检查监控学生在自主学习平台上的活动,师生之间的互动显得相对匮乏。为加强听力部分的师生互动,教师可定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反馈,对表现较好的同学给予表扬,对进度落后的同学给予及时提醒和鼓励。反馈形式可以通过微信或QQ发送文字或语音,抑或发送邮件,以此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有更客观的了解,进而改进自己的学习方式,调整学习进度,以期获得更好的学习成绩并最终提高对课程的满意度。在学生一平台交互方面,有个别学生不知如何操作学习平台,且常有学生反映平台卡顿、进不去,无法顺利完成在线学习任务等问题。因此学期伊始,教师可通过在线直播课向学生介绍学习平台的使用方法,并制作平台使用手册或指导视频分享给学生,方便学生随时查看。同时各种学习平台也应简化操作流程,提高稳定性,为师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

(2) 个体特征对学生课程满意度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学习动机及自我效能感更强的学生有着更高的课程满意度,并且这些学生也能更加积极地参与三类互动中,进而收获更为优异的学习成绩。而学习动机乃是引发并维持个体的学习活动,促使活动趋向特定的学习目标,以满足某种学习需求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于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从事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19]。因此,为提高课程满意度,应注重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中,常有学生怯于口语表达,或在做听力练习时一遍听不懂就放弃了。教师一方面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多采取鼓励式教学,增加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也可对学习任务难度进行分级,让学生由易到难逐个儿完成学习任务,通过这种阶段性目标的不断达成,使学生清晰地看到自己能力的提高,进而维持较强的学习动机。

(3) 学习环境对学生课程满意度虽无直接影响,但通过交互程度和学习成就对课程满意度产生了一定间接影响。一个好的混合式教学环境可以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生生或师生互动中,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表现有更高的期望值,并获得更高的课程满意度^{[7]163}。而混合式教学环境强调,学习者需要在有社会支撑的情境下学习,以了解知识如何在实践中运用^[20]。为此,教师可以补充与教材单元主题密切相关、难易程度适应学生水平且适用于生活情境的学习内容。补充资源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采访、演讲、影视作品中的片段、国外母语者制作的口语或听力学习视频等。同时,还可鼓励学生模仿补充资源中出现的场景,自己创作对话,进而通过录音或录屏的形式(线下时可当堂展示)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这有助于构建生动积极且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切身体会到课本中的听力和口语技巧能够如何运用到生活场景中。此外,教师还应注意,单个学习资源的时长不宜过长,此做法可以方便学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学习,增强课程学习的弹性。

(4) 学习成就对学生课程满意度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影响效应最强。它还在另外三个因素与满意度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这意味着,学生知识水平、听说能力、自学能力的提高和学习态度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成就感,从而提高学生对混合式课程的满意度。同时,增进学生与学生、老师和平台的交互,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构建良好的混合式教学环境,都可通过提高学习成就间接提高学生对混合式课程的满意度。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中,为使学生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建议教师在学期伊始就要对学生明确地介绍课程的相关情况,包括本学期课程的开展形式(混合式教学)、学习内容、进度安排和评价标准等,让学生对自己在本门课程中要承担的任务、要获得的知识和能力、要达到的目标等都有清晰的认识。此外,在学期中,建议安排阶段性检测,并将这部分内容的成绩作为最终总评成绩的一部分。这一方面是让学生了解自己阶段性的学习情况,查缺补漏;另一方面则是以一种简单直观的方式让学生看到自己的阶段性学习成果,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学有所得,并且愿意在课程中付出更多的努力。

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比较有启发性,但还有很多问题和不足,有待未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首先,研究样本只涵盖一个学校学前教育和卫生教育两个专业的学生,研究结果只能体现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满意度,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大一、大二非英语专业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态度。其次,因疫情影响,原定线下进行的口语课转为线上直播授课,这与人们广泛认知中的混合式教学概念有所出入。鉴于线下教学秩序已恢复,之后口语部分的教学可以转为线下课堂面授。在此前提下,研究样本可以扩大至其他专业。同时,可以引入新的教学方式或手段,进一步观察分析各变量对学生课程满意度的影响,或者进一步探究影响学生课程满意度的其他变量。

参考文献

- [1] HARA N. Student distress in a web-based distance education course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 Society, 2000,3(4):557 - 579.
- [2] 冯晓英,王瑞雪,吴怡君. 国内外混合式教学研究现状述评: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分析框架[J]. 远程教育杂志,2018,36(3):13 - 24.
- [3] 何克抗. 从 Blending Learning 看教育技术理论的新发展(上)[J]. 电化教育研究,2004,(3):1 - 6.
- [4] 耿芸. 基于移动终端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以“大学英语听说”课程为例[J]. 继续教育研究,2021,(11):82 - 85.
- [5] 陈治,张瀚文. 高校课堂教学效果满意度研究——基于学生的角度[J].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13,16(3):7 - 11+17.
- [6] 谭净,王欣欣. 高校课堂教学学生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J]. 现代教育科学,2016,(5):101 - 107.
- [7] WU J H, TENNYSON R D, HSIA T L. A study of student satisfaction in a blended e-learning system environment [J].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2010,55(1):155 - 164.
- [8] 李宝. 混合式学习环境下学生学习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2016.
- [9] 刘威童,汪潇潇. 混合式教学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2019,29(1):107 - 113.
- [10] GRAHAM C R. Blended learning systems [J]. The handbook of blended learning: Global perspectives, local designs, 2006,1:3 - 21.
- [11] CASTILLO-MERINO D, SERRADELL-LOPEZ E. A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e-learning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4,30(1):476 - 484.
- [12] 田阳,杜静,黄荣怀. 面向混合学习的学习与社交协同策略探究[J]. 中国电化教育,2018,(5):8 - 14.
- [13] 贺晓娟. 分布式学习环境下协作学习交互的过程及策略研究[D]. 浙江师范大学,2019.
- [14] 赵佳悦,曲建华.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大学生混合式学习投入实证研究[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5(1):84 - 92.
- [15] 李宝,张文兰. 学习风格对学习满意度因素模型的影响关系研究[J]. 高教探索,2019,(11):38 - 45.
- [16] 王思聪,王梦笛. 地方院校大学生学习动机和学习满意度关系研究: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9,(10):128 - 129+163.
- [17] OWSTON R. Blended learning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J]. Internet & Higher Education, 2013,18:1 - 3.
- [18] BOLING E C, HOUGH M, KRINSKY H, et al. Cutting the distance in distance education: Perspectives on what promotes positive,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s [J]. Internet & Higher Education, 2012,15(2):118 - 126.
- [19] 赵佳楠. 运用学习动机理论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动机[J]. 知识经济,2019,(34):170 - 171.
- [20] 王晶心.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混合式学习环境:理论基础与教学策略[J]. 中国教育信息化,2019,(21):1 - 6.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tisfaction in college Englis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blended learning

Fan Ke, Zhang Yu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 in a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 hypothet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tudent learning satisfaction with blended learning was constructed. The model

covers five factors, including Personal Feature, Learning Climate, Interaction,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A rating scale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arning satisfaction was created based on the model. A total of 123 students from 4 classe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blended learning course were asked to fill in a questionnair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as used to analyze ① how the five factors had influenced each other, ② how these factors had influenced student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③ the level of the influence on student learning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college Englis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blended learning, Personal Feature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have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Interaction and Learning Climate have an in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ther factors.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 drawn in this paper may hav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 in a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blended learning; influencing factor; SEM; satisfaction

附录

学习满意度指标(1—非常满意;2—满意;3—一般;4—不满意;5—非常不满意)

1. 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我对于口语老师的教学能力:_____。
2. 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我对于听力老师的辅导行为:_____。
3. 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我对于课程教学活动的设计:_____。
4. 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我对于课程资源呈现方式:_____。
5. 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我对于课程资源的特性(指的是课程资源是否具有与教学进度一致、归类明确、满足学习个体学习需求等特点):_____。
6. 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我对于课程学习奖励机制:_____。
7. 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我对于课程的弹性(指的是课程学习时间要求灵活、学习任务难度适中等):_____。
8. 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我对于课程的考核方式:_____。
9. 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我对于技术在学习中的作用:_____。
10. 在大学英语混合式听说课程中,我对于和同伴以及教师之间交互讨论:_____。